

增訂三體石經時代辨誤

卷上

增訂三體石經時代辨誤序題目錄

乙丑補序

癸亥初版原序

癸亥孫師鄭先生題詞

上卷目錄

皆癸亥原刻所有

第一次答鄧和甫先生書

第二次答和甫書

附淳覲歿於正始以前考

兩說根據比較表

下卷目錄

皆新增

甲子正月致劉綜堯先生書

三體尙書異字註

甲子春兩次印摺單行
今加入此冊中

妄男子所僞作。而乾嘉以後。好奇之士。爭趨附此派以立名。或借公羊之別解。附益以成奇說。今之某大黨魁。大節無虧但爲立

異之心。反謂左氏非洙泗親炙之徒。皆因伯喈之大舉遭厄。而孔壁真

本授受淵源世人無從尋溯馴而致此極也。夫東漢爲儒教昌明之世

。專以經籍爲準繩。建安後。東漢冊籍蕩無一存。學人安於所便。矯飾清談。風氣始壞。正始乃清談獨霸之時

。羣斥詩書爲糟粕。曹叡初殂。曹爽即用玄晏等總攬政權以抵制司馬。玄晏等專尚玄虛。昌言六經爲糟粕。舉世風靡。何從有經學家作此勞費繁難之

大興。追玄晏敗。而年號改矣。近世文人。以石經爲習字之具。不過小小美術。無怪其可以正始當之也。碑出於熹平。則徵文攷獻重

在經文。碑出於正始。則文采風流。重在藝術。此兩時代所制作

。其價值輕重。不啻金玉與糞土。吾人夢想周漢。幸獲窺見寶光。

珍惜之不遑。而容若輩以不根之說漫相污蔑乎。考三體經搨本。北

宋以上流傳未絕。史家及歷世大儒。無不純認爲漢作。豈漫然哉。

良以去古未遠。可以互證之舊籍尙多。其所根據。餘於吾人所見

魏恆江式皆談
書法。未嘗及
經學。近世談
石經者。尤莫
不然。

之外。當不啻倍蓰什百也。南宋文學家。僻處無聊。激而成淺躁之習。於是一切欲顯頭角輕翻古案。或援孤證而曲事鋪張。或由誤解而擅加改竄。其事指不勝屈。此於三體經冒以魏名。僅其一端耳。夫所論既爲往古之事。則時代愈先。其言乃愈可信。此一定之理。南宋人豈不知之。卽專以兩宋相較。北宋承中原文獻之遺。涵育百年。加以搜輯。其經學家。文學家。史學家。金石家。未有一人疑三體經非漢作者。而謂轉徙顛沛之南宋人。見聞忽勝於北宋。有是理乎。如胡三省通鑑注自序。亦云未得見中原文獻。囿於所識。不敢自信矣。乃於靈帝三體石經條下。襲趙明誠之謬。引水經注一語。且改其立字爲刻字。悍然訾溫公爲誤書。且訾歐文忠爲不見一字經石。蓋燕石自炫出於貧窶之情耳。北宋

人讀書如牖中窺日。愚謂人無論南北。果其仰視仰窺。斯日月昭昭皆無失也。所病者。畫地爲日月。萬頭攢俯。嘈嘈嘖嘖。不許人仰察璣衡耳。茲取癸亥冬所刻辨誤冊。增入致劉宗堯。致李彰九致侯疑始各篇。及三體尙書異字註。此篇甲子春曾印摺單行癸亥原刻。曾錄高步瀛致鄧和甫書。今削去之。因余第一次第二次致和甫書。本非對空空洞洞之高氏而發也。乙丑立秋後一日。小航補書於石經時代辨誤冊。

癸亥原序 茲增數句

癸亥之秋。洛友以去年新出土之漢三體經石搨片寄贈。因近日南人主魏三體之說甚盛。閒與和甫析疑。既而和甫一再以其學友高君之書相示。且囑余認真討論。謂必求一是。勿以含糊了事。余深然之。故一再答復和甫。於高君之怒無所容心。以此關乎漢儒尊古之苦心。非文人爭舌辨之私事也。和甫既送登翰海。余亦自印。以質海內。癸亥孟冬。水東老人識於爽襟樓。

~~~~~

題辭

三體遺經漢代鑄。沈埋將屆二千年。上儀畢竟殊曹魏。謬說無端

集郢燕。詞客文章同逝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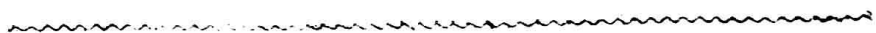
謂鄭道元輩。師鄭自註。

春秋書法炳中天。

凡某經立於學官。古史即謂

之立某經。師鄭自註。子輿好辯誠難已。發語真如箭在絃。

癸亥季冬師鄭孫雄



增訂三體石經時代辨誤卷之上

第一次答和甫函示高君考據石經時代

和父仁仲如握。接手書。示以高閬仙函。魏三體之說。固亦有所憑藉。然較漢之根據。則薄弱多矣。乃遽作判決之詞曰。正始無疑。是偏信後世語也。凡聽斷兩詞。權其遠近詳略。眞僞自見。夫碑無年號。自以載籍爲據。載籍歧異。自以正史爲重。正史或有歧異。則以成書在先。見聞較切者爲重。而其中又有特書與旁及之分焉。旁及者。或一時不經意之筆。特書者。鄭重紀實。必審定而後出之者也。今高君所據以三體屬魏者。其基本證據。不能得之於魏志。尋其中心點。不過晉書錄衛恆書勢篇中之半語而已。考恆之原文。係推其祖凱書之精妙。逼肖邯鄲淳。而歎至正

始立三體石經。世人遂多背其祖與淳之書法而已。乃金石考據家。不通文理。誤其句讀。由此橫空八字。反生出淳書石經艷書石經之說。錯中復錯。不可思議。且恆不過於文詞中縈帶一語。非記事比也。後漢書之兩傳。除叙本事各有首尾外。就其點睛之正句而觀。一則曰。詔諸儒正定五經。刊於石碑。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。以相參考。樹之學門。云云。史氏特筆。何如其鄭重也。今以衛恆文中一無頭無尾之過脈語。推倒正史之特書。

范爲人固可鄙。然其書乃刪集舊有之多種晉人書。非范自作。故不能

不認爲正史。

是蟬翼爲重。千鈞爲輕也。且由漢迄宋。凡稱立某經者。卽

是立某經之博士耳。若證訂古今文之遷流。刻三體經於石。乃積累之大工。異常之巨典。何能突用一立字。况如此光榮之事。聞

知較切爲其本朝作志之陳壽。何以無一字道及。考正始僅歷八年。皆爽懿兩雄傾軋之日。陳壽鋪張文德。於曹芳之讀論語。講禮記。祀孔子。一一書之。於詔王朗所作易傳准學者課試。亦書之。而於如此重大。正定三體刊經於石。反不一及何也。又考魏志。及註引魏略。邯鄲淳衛覲各傳。皆無造石經事。淳傳事蹟終於黃初。且曾叙淳於初平年由三輔南游荊州。初平下逮正始五十餘年。黃初以後二十餘年無聲無臭。乃忽出現於正始。作此巨製乎。覲與淳同輩。於魏武未入相時。即參戎幕。建安之末。已與王朗同爲王國之三公。勸進草詔。爲元勳大老。傳中事蹟終於青龍。設使正始猶存。則其資望並於爽懿高於玄晏。若作此事。陳志何能泯沒。况如此重大之舉。將以傳信萬世。必非一二人所敢獨

任。凡與其役者。必皆名人也。誰復容陳志泯沒。三國當時惟蜀無史官。魏固有史之國。如此大事。陳志不錄。是魏史所無矣。夫魏志中毫無踪影。卽足爲正始無石經之鐵證。况三體哉。今以魏志所無。推倒後漢書所有。是不啻撒豆成兵。以紙人紙馬戰退活人也。再考北史及魏書。舉漢三體處甚多。惟一江式表文有邯鄲淳建三字石經之說。然其文之前段。旣稱蔡邕爲古今雜形。詔於太學立碑刊經。云云。與范書相合。後段又謂邯鄲淳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。三體復宣云云。此蓋由於式誤會書勢篇之文義。認爲正始立碑。淳與其役。因先於漢未抹煞三體。故於此用復宣二字。可以圓活解釋。爲調停迴護之地。夫江式世居塞外自涼徙代。足未嘗一涉中原。魏收先揭其夢中授受醒便記述。固明係史

邛邛淳活九十  
歲而爲正始創  
三體石經。且  
以一人主其名  
而輕立起石  
碑。尋常人夢  
舊亦不至如此  
糊塗。

筆微詞。傳中無他事。但錄其煇爛長篇一文耳。錄文之例。不改字句。非記事之比。豈可爲憑。姑無論其與漢書舐觸也。淳之年代與正始不容捏合。衛恒本謂因三體風行而淳觀之書法失。而式反謂三體爲淳作。更與晉書背馳如此。不值識者一噓耳。又考隋書經籍志。經部後考孔子曰段中有曰。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。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。相承以爲七經正字云云。是唐初諸賢。亦以三體歸漢明矣。晉書亦成於是時。今乃摘拾所錄文詞中之含糊片語。強爲別解。欲以翻舊史之案。不亦誣唐賢之甚乎。凡余所考正史有於關斯事者如此。請明眼人一一覆按之。外此則元魏楊街之洛陽伽藍記。見聞切實。於五百年沿革之迹。歷歷如數家珍。其報德寺段中。明指三體之二十五碑。及一字之

四十八碑。皆爲漢物。且於曹魏之讚學典論各碑亦叙及之。足以證洛中文獻相承。無魏石經之說。至高君所開列各書名。其中或言及石經而不分三字一字。或言及三字一字而不言何代者。皆於本問題不能左右。其餘所開列後世金石家各書。與我輩同立於千載下討論地位。不能作證。愚甚盼高君有特別硬證。不似愚前次所嘗始以武斷繼以盲從再傳三傳遂奉爲典要者。則善矣。讀書應以誠意貫之。方能略得真際。若隨聲吶喊。溝中籬下。聚蚊成雷。何關事實。(中略)小航拜上